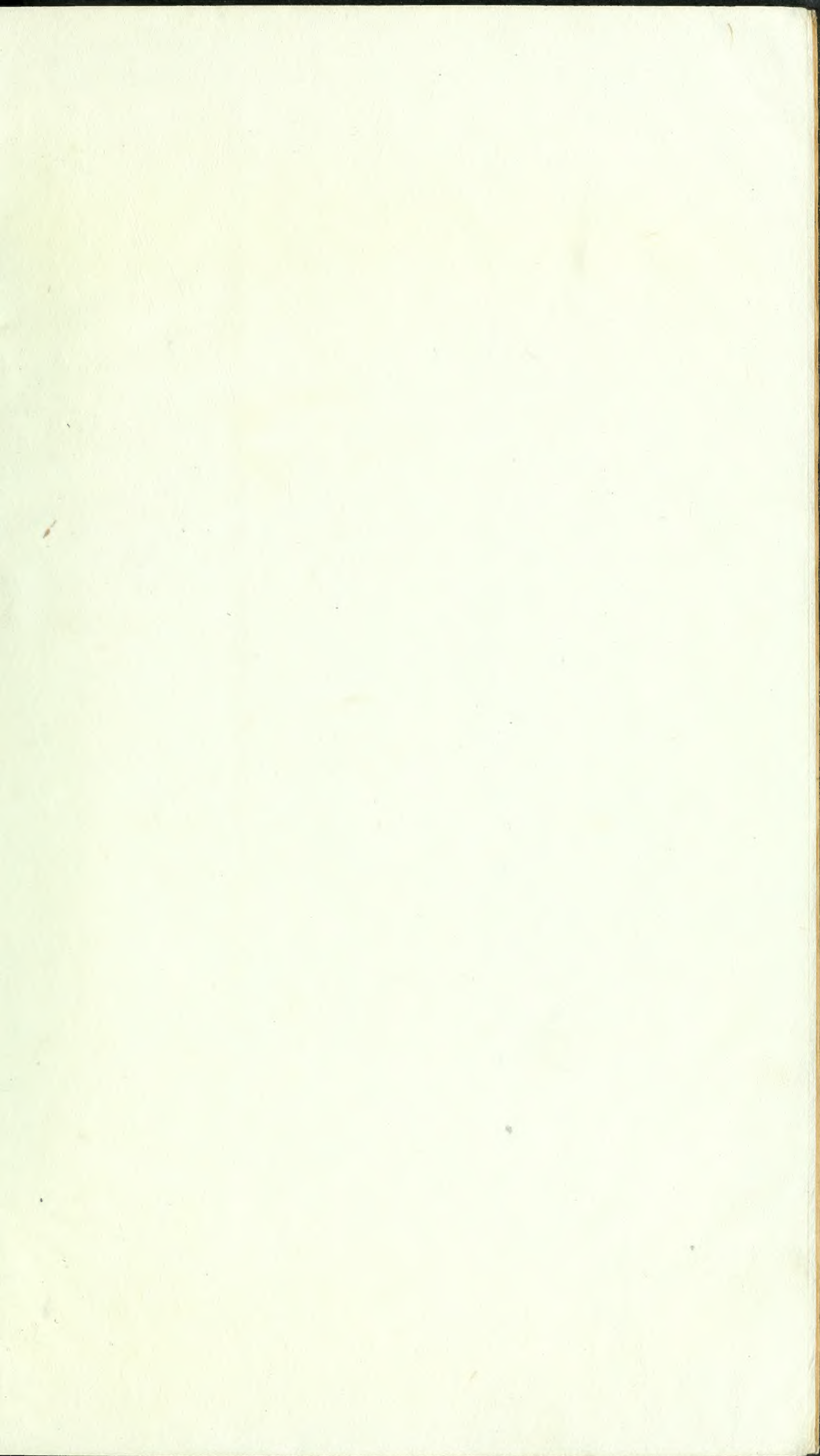
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十七

文獻指掌 七





林下筆記卷之十七

文獻指掌編目錄 七

孔廟女像

長衣

盖頭

大帽簷垂

環珥

編髮

婚禮新婦服

髮髢

婚禮白馬

禁加髢

中古婦女出入

雙轎

轎裹三面

乘軒

國寶

體天寶

施命寶

鏡城得古印

提督印

壬辰後印信鑄造

權署國事印
皇賜印迹
原州得古印
昌城得古印
寶式
圖書
牙牌
御題詩
文宗勤學
敬卿無異叔父

親書知事第一四字

授以御祓

孫舜孝製進事大表

袖柑隨地

賜杯讀書堂

遣承旨問疾

尚震醉仆

畫進陶山精舍

撰聖學十圖

大臣遭憂恤典

思庵喜牛翁登朝
賜物大臣母
肩轝入闕
禮賢
小學諺解
勸鄕飮酒禮
讀約
旌孝烈
子死父喪妻從夫死議
召吉再

享鄭圃隱

善竹橋詩

忠臣之像移摹於忠臣之宅

徐甄遯居詩

咸興差使

抗義新編

孝廟誦圃隱詩

不朝覲

罷寺刹

拜佛

大明會典辨誣
羣書求來
石齋筆談
朱彛尊文
古文孝經
朝鮮志
中朝來觀東國文籍
華史中記東事
方言解九經
青丘風雅

東方之文符
文體
金時習書
思政殿訓義
治平要覽
歷代兵要
諸書類聚
東國通鑑
春秋類聚
經旨兩存之

詔使到京變禮
親年七十不赴使
黃驊宰相
武臣奉使
獻建州捷
賀正官
德宗進崇奏請
使臣遊觀出入
迎恩門
梅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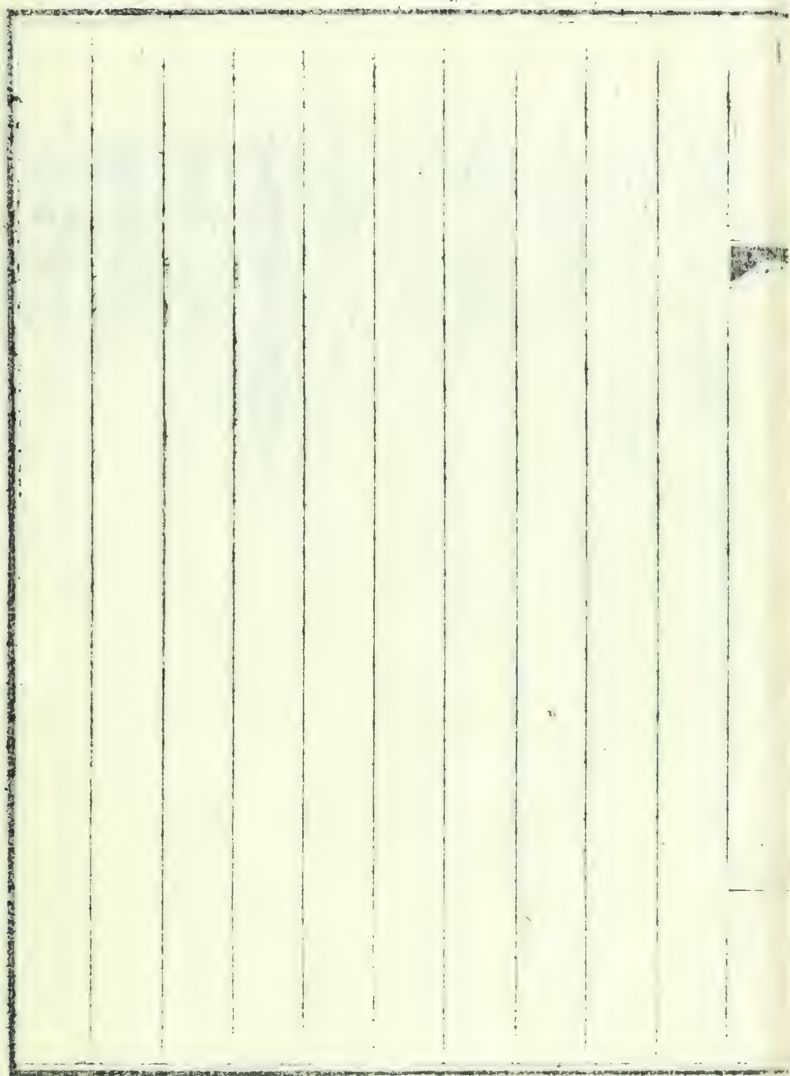
西伯迎勅

東使優待

華使之賢

皇朝遣太監封王

天使一代名人



林下筆記卷之十七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學生青衿圓領

成宗八年輪對官白勛請令館學生服青衿圓領經筵事金國光曰先朝嘗欲行此而未果今使儒生果服則居館者必少矣上曰儒生而恥儒服是恥學聖人之道也其可乎知經筵事李克增曰若使之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也上可之董越朝鮮賦云制履以皮雖泥行亦所不恤襪縛於袴縱水涉亦所不拘

又曰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自註云以王服御皆用故禁之又曰民戴草帽額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纑皂與則穿四葉青衫頂加插羽庸人則衣穀重麻布步戌長裾又曰衣皆素白而布縷多麤裳則離披而襞積亦疏

瘦鷹窣相

成俔曰許稠嘗判禮曹定上下服色儀制截然有分輕薄子深疾之誚曰瘦鷹窣相

安坦大船裘

鄭載崙公私見聞曰安坦大中宗朝後宮昌嬪之父

也持身謙謹雖隣居小兒到門詰責只遜謝而已及
嬪生王子女杜门不出恐人或以王子外祖家稱之
及宣廟承統處地尤尊貴而心不變身不着紬緞老
而失明宣廟欲以尚方所進貂裘賜之而恐違雅意
使人試之坦大曰我是賤人着貂裘死罪違上命亦
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上知其意不可奪命家人
以稱兒狗皮以進之坦大以手摩之曰尚方之狗有
別種耶皮之柔細何至此耶爲加於身云

革帶佩刀

李濟臣曰近世國俗皆着革帶好帶佩刀或者兵革

之象歟

冠制

李濟臣曰近年鄉士平居咸好着冠以代笠子其冠制式程子式朱子式濂溪式東坡式冲正式方巾其類頗多乙巳余赴京時序班許繼儒見所着曰此冲正巾非冠也余曰冲正巾冠其制異乎許曰頂上平方四隅有稜者是巾頂上偃圓有高低起伏如雲狀倣梁冠體而四面圍轉無隅者即冠也余買其冠制到本国授之帽工使依樣制造我國冲正冠始此

中原笠制

趙憲東還封事曰中原雖有笠制而人不能備其出入之際文官着忠靜冠武官着毛帽而有蓍儒用儒巾或着方巾吏用吏巾常人皆着帽子而東方人人不論貴賤通戴笠子虛費重價若從華俗使吏士常着其巾庶人只戴帽子則窮人庶無貴價買笠之患矣

羅濟笠

李睟光曰羅濟笠不知所始以名覌之疑出於新羅百濟時也按高麗史辛禑元年始令各司胥吏着白方巾本朝爲外方吏人所着而黑之壬辰變後久廢

不復崔有源為京畿監司首令營吏依平時着羅濟笠吏等苦之未幾還廢

笠樣

尹國馨曰近世笠樣臺低坪廣衣袖甚窄見有高笠濶袖則人稱古體而笑之至有國令勸行古體而不從衣亦士庶尚白明宗朝曺植上疏有音哀服素之語故洪曇為大司憲膺禁白衣士人以上表單衣皆用桃紅行之五六年還止宣廟初年許魏天使所着紗帽直而高衣短袖濶舉國效之笠制亦因而臺高坪狹至十年間紗帽頂上微蹲平衣袖之濶稍减臺

亦暫低此則國無所令而自爾如是也亂生之後中原將士遍滿國中朝議宜倣唐制啓請士族以上着笠下賤去笠着小帽而亂離之中非但未暇修飾窮民亦以備帽為難且狃舊習脫笠相視頗以為羞法司禁令亦嚴民猶不從或在家着笠出門便脫又或路上脫笠潛挾腋傍入門還着甚矣習俗之難變也

平涼子

趙克善曰我國民庶舊皆戴平涼子其制織竹為之而素其體惟驛卒黑而戴之俗稱兩班為黑笠者以民庶所着平涼子色素故也壬辰之亂有言倭賊遇

兩班則必殺無貸一時大小人皆戴平凉子唐將怪而問之對者曰君父播越臣子不忍服美以庶人自處唐將不知其權辭而聞而善之云西北人多戴毛氈笠蓋近胡俗也自戊午度遼之役興國中多有戴毛氈笠者轉相視效遍及四方丁卯虜後士大夫亦或戴之武人則雖大官無不盡然毛氈笠或謂之戰笠此乃戰爭之兆也歟

笠子之变

趙克善曰我國士庶所着笠子臺上高低隨時变易

清江瑣語曰冠帶衣服之制因時尚好遷就变易潛

與世道相符中廟末年士庶常着笠樣甚上極重厚高大坪兒極狹時人謂之冬瓜臺上切餅坪兒猶有古人朴實底意思明廟初金舜皋為慶尚右兵使以前笠制不安於着雨帽就舊制增損其體甚輕快一時好之其體立变時人亦謂之金舜皋體其後漸至頂頭極低如覆食鉢盖子邊坪極廣幾張小傘宛如僧笠帶亦好着廣多繪亦僧家所着也未久復兩宗禪科佛教大行此實其兆也云又自宣廟中年笠制復高其頂至于末年頂極高邊極狹光海初年以後漸变其制遂至於邊極廣頂極低則乃所謂覆子甚

上安盤坪兒近数年之間笠制又変而其変有漸初不覺其爲然又不知自何人始変而癸未甲申年來臺上突然高大坪兒則仍其極廣未知胡然而然也許筠曰我國男子所着笠兒乃古所稱曲柄笠謝臨川所喜戴者

冲正冠盛行

許筠曰國俗常時着笠子之外更無他着矣李浚慶兄弟慕華制買於中原喜着冲正濂溪等冠人慕之至今盛行

木鞋

李星齡曰宣廟庚子年間木鞋始出於南中而遍於國中

折風笠

李瀷曰東俗以笠子及白布道袍爲最尊之服吉凶通用笠子之制源於折風笠折風者今爲遣喪之用礼不忘本也後張其四檐爲平凉子又平其項而漆之皆後出尤工而折風之名沒焉我東首被箕子之化變爲冠帶之邦箕子殷人殷尚白故東人至今衣必尚白有由來也亦安知折風之非殷冠耶礼云夏收殷冔註云冔之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

折風乃東方最古之服而亦廣檐深霞冠之有霞只此物為然則不可謂無考也

學生宦者椽吏衣服

趙憲曰見中朝衣冠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紅袍青袍襞積一如道袍而整齊端嚴儒巾之名或曰民守巾或弁結而裹以緇布或紙糊而着漆其體端平不甚尖斜舉人及武學生俱服儒巾黑團領中外學生俱服襴衫盖玉色而緣以青絹東士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宦者之巾弁結布裹形如帽子有職者有檐無職者止着帽子但以布自前裹之垂其餘于

項後所服之衣或穿帖裡或穿衣撒直領帶用細絛兒雖侍立于榻前者止服此衣綠薄之官亦所易備文武庶官皆佩牙牌以記職名而俱黑其緞官者則赤以别之雖遠郡椽吏巾如書吏而稍高俱服團領蓋守令冠帶聽事則吏不敢不服其服而我國外邑之吏俱無禮服甚不如人形平壤義州等處吏服相同各司之吏他邑若令依此改之則雖刀笔之賤俱嚴禮服而庶無恠僻之習矣

網巾

李睟光曰網巾古無其制大明初道士所爲也太祖

命須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褁之諸國中唯琉球人着巾帽而其使臣問我國譯官曰貴國常時着網巾否答曰以無貴賤常着云則使臣吐舌曰我國人則常時不着云以此觀之中朝外唯我國人着網巾他國則不然矣董越朝鮮賦曰人露總環以分貴賤自註云其國總髮之網巾皆結以馬尾以環定品級一品玉二品金三品以下銀庶人則骨角銅蚌之類

冠服皆古朴

李睟光曰我國衣服冠皿體制多襲唐舊聞中朝儒士呂英命言中原有蓄古冠古服者知爾國皆唐制

古朴可覩云識小錄曰我國衣帽冠物多古制男女所履足巾即古所謂襪也戎服帖裡即褶袴也

帖裡之制

南鶴鳴曰我國帖裡之制最近於深衣故中古多爲文士便服蓋爲燕服之上衣而朝服之中衣至于今日專爲戎服而非武士及臨陣則不服此衣未知其故許龜城與善睪之庶曾孫也嘗言其曾祖遷葬改棺時見之則襲用帖裡而上衣太長下裳太短異於今人之所服云以此推之知禮之士亦不嫌於送終可知矣

道袍之源

李瀷曰道袍者據通考卽古大裘之制非遐裔之刱造而見於周禮周之禮必雜用前古之制以東俗推之亦或是殷制也余故曰笠子道袍及婦人遶紛繞首皆從箕子而東者也禮者所以不忘本也祭用此物其仅當然也今礼重幅巾深衣幅巾源於東京初非古制東俗不樂則不必用也深衣必湏廣布東俗布幅不廣費廣然後可得孔子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從時也旣不可廢笠子則何必深衣而後可乎

孔庙女像

太宗朝欲令本國女服悉從華制許稠啓曰臣昔赴
京過闕里入孔子家庙見女服畫像與本國無異但
首飾異耳事遂寢

長衣

世祖元年梁誠之上疏禁女服長衣以别男女之制
也

盖頭

古者婦人出入無盖頭奇虔創新樣以進後世遵用
之趙克善曰我國婦人以玄錦或紫錦全幅二尺二
寸中屈之為兩重以厚紙帖其裡而戴之從額覆頂

垂于後以加肩背謂之遮顔自光海中年來率用玄錦為表以絮為裡而空其中貼戴頭上而謂之簇頭里一時好尚遂変國俗遮顔之制絶無矣英宗三十五年禁婦女加髢代以簇頭里後還撤禁令復舊髢髻而嚴禁高大侈靡之習

大帽簷垂

書仲瑣錄云東方士族婦女出外皆以皂羅蒙圓笠四垂尺餘而戴之所以擁蔽其面蓋唐冪䍦帷帽之遺制或謂蓋頭識小錄曰士族婦女所戴遮首即古所謂帷帽新婦牢宴所戴捲首即詩所謂副笄六珈

也

環珥

宣祖五年教曰我國大小男女必穿貫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甚可羞愧自今後一切痛革金桂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國男女之貫穿其耳取譏中國亦可羞愧自今曉諭中外痛革胡習大哉王言真可以化民成俗也今則男子懸珥之習知者蓋鮮而閭巷婦女則尚有穿耳之俗矣以宣廟取譏之教觀之中朝之人皆不穿耳而按莊子德充符曰為天子之諸御不翦爪不穿耳

是則蓋自上古已有此風矣

編髮

趙憲東還封事曰中國男童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総於頂後待二十然後乃冠女人旣嫁者束髮於頂而加以髻髻背子背子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襞短其衣冠靚莊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路見向化㺚子之婦又見進貢廻還之輩我國童男及婦人斂髮之容不幸近之

婚禮新婦服

李瀷曰今之婚禮新婦服褒衣濶袖大帶長裙卽中

華之制按三國史宋史劉逵等來見鄉粧倡女澗袖衣色絛帶大裾曰此皆三代之服不意尚行於此郎今新婦服是也前此真德王時金春秋入唐請襲華制受衣帶而还以夷易華至文武王四年革婦人之服同於華制文武王即太宗王春秋之子也切切慕華至是盡變男女之服可謂盛矣今之婦女穿袖短衫不知何自而貴賤通用殊可駭異安鼎福曰我国婦女之服衣裳不連而衣短不掩腰元世祖变易中國之俗男為袴褶穿袖女穿袖短衣下服裙裳意者此時從元制而後遂因循至今不变也又曰今俗婚

禮時首飾紅長衫之制出於明昇云

髲髢

安邑福曰婦人之飾惟髮可別故以髮為重周禮王后之首飾有副編次註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為飾若今步摇編則編髮為之若今假髻次者髮髢次第髮長短為之則必相續而為髻也謂之有旟則繞而猶有餘也謂之如蠆則卷屈以回轉如蠆尾之曲也按士婚禮女盛服必用次次之為婚禮之飾可知易曰帝乙敀妹婚禮乃殷湯所制故至周必用殷禮不忘本也庶婦之禮不應異例髲髢之本於殷禮亦可

知之

婚禮白馬

我邦是箕子之肇基箕子殷人猶守舊俗故忠宣王之婚禮也以白馬八十一匹為贄幣流俗之傳至今末泯凡士庶之婚必求白馬可以見之矣

禁加髢

正宗十二年十月教曰最是宜革而易袪者莫勝於加髢故曰禁加髢即明聖志紹盛烈之一端云甭然因朝廷之不一齎志多年迄今因循近幸鴻臚抗論端揆繼陳予一聞而犂然再聞而漠然今筵乃歷詢

大臣諸臣斷而決之大抵加髢之為據見於禮經乎法書乎泝其本夲非美制始也爲髮之容使成重首之飾爭尚夸大滋致翔貴汰靡者不顧傾産貧窶者幾至廢倫弊斯極矣在所矯救國中婦女加髢一切革袪節目中代髢之式娘子䙫髻䋤陽髻係是嫁前之制不可用之以編髮後髻為之頭上所戴䯰依前以簇頭里為之毋論綿絮凉竹皆以黑色外褁

中古婦女出入

南陽洪氏家乘云我國禮法甚嚴士人之妻不敢乘有屋轎中古猶存此風而子孫雖宰相家婦人往往

乘馬李廷龜孫婦來覲騎驢監司洪命一長女進士趙相禺妻往來舅家乘馬或驢以羅兀蔽面羅兀以紗垂四面掩面覆肩

雙轎

肅宗三十七年黃海監司鄭是先以乘轎難安陳疏金昌集曰受敎中雖曰堂上官曾經承旨則乘雙轎未經承旨則乘獨轎南武不可乘云而頃日尹就商以巡撫使出去事體與方伯相敵故臣以乘轎爲無妨矣官至監司留守則雖南武豈有不可乘之理乎

上曰監司留守異於他職許令乘轎

輪褰三面

許厚曰平時監司騎獨輪暑月則去帳以日傘隨日影所及而遮之寒日則垂四面帳而行近聞三面去帳不知其爲犯僭於御輦云

乘軒

英宗二十三年時有以蔭同樞者乘軒上曰繁纓小物也而夫子惜之朝着等威不可紊也非曾経京兆亞尹同敦寧者毋得乘軒著爲令

國寶

南九萬曰朝鮮國王之印卽大明高皇帝頒賜我太

祖開國之初者繼及累朝凡於臣僚皆用此印當其時專心事大國無他寶可知

體天寶

世宗大王欲用欽賜體天牧民永昌後嗣爲宝雖其書篆者朝廷鴬姜希顔使書之

施命寶

成宗二十四年命官敎用大宝賜牌用施命之寶

鏡城得古印

書傳瑣錄曰成宗乙巳冬鏡城人耕田得古印以獻其篆文曰引進使印兩隅刻云天泰四年記上令弘

文館考之引進使則高麗官名而天泰則元遼金史皆無考云裕元按天泰金之部落富鮮萬努年號以金宣宗貞佑三年十月改

提督印

宣祖三十一年天將水軍都督陳璘以本國統制使李舜臣戰功奏聞于皇朝帝賜舜臣提督印至今藏于本營

壬辰後印信鑄造

宣祖三十三年李恒福啓曰中外各衙門印信経变以後從其散失一不修造或用木印印迹易刓體制

亦簡殊非所以傳信防奸之意也稍待天兵盡回京中猶安亦令該官鳩集材料及時鑄造宜當

權署國事印

光海初禮曹啓先王朝權署國事印寶有無考之太庙各室所藏璽宝則皆無權署之寶今此告訃請謚表奏仍前當用白文而大妃奏文則既有嘉禮時刻以王妃之寶當用此寶而宝字恐有所諱此亦似難用之似當以朝鮮國王妃之印新造安下似合權宜從之

皇賜印迹

肅廟朝得皇朝成化年間所賜印迹於椳院故紙中
教以此模刻作金寶藏置而用之盖欲使後世子孫
受此宝而嗣位以毋忘皇朝罔極之恩

原州得古印

英宗十四年江原監司進古印一顆啓曰原州民於
田畴得古印印文曰同簽大宗正事印後面刻天成
天成即後唐明宗年號而新羅景哀王三年

昌城得古印

英宗二十一年平安道昌城府民耕田得古印一顆
背刻萬曆幾年造盖丁卯之乱府使金時若戰亡時

見失者也府使李衡身牒報上送于監營監司李宗城回闕下送使之寶藏本府

寶式

英廟王世孫冊封時冊封都監啓曾於敎命安施命之寶而今此所下之寶卽朝鮮王寶也與前有異不可不明白稟承永作後制上曰此寶欲用於此摸古本而令尚方造入以此安寶此後永爲定制大寶刻朝鮮国王之印安事大咨文施命之寶安敎旨與敎書昭信之寶英宗乙酉更稱以德寶安通信國書諭書之寶安諭書

圖書

世祖九年命刻草啓字圖章印啓下文書以爲標十一年教曰凡分軍命將發兵等事須考制勝圖書凡啓下公事考啓字圖書凡内字公事某啓公事等考定字圖書

牙牌

正宗朝奎章閣牙牌有三其一下面篆刻奎章閣三字及御署一面篆刻命字依宋朝殿閣學士牙牌宣召例每當宣召在直閣臣請出其一篆刻内府書籍命八牌置大内其一篆刻内府書籍請出牌置本院

凡有書籍命入或請出之時必填其書名而請出時則必書請出閣臣姓名

御製詩

太宗嘗作扇詩曰風榻倚時思朗月月軒吟處想清風自從削竹成團扇朗月清風在掌中

文宗勤學

文宗久在承華沉潛學問每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或三問等諸臣直處夜不敢輒解冠帶一夕宵刻將半謂鶴駕不復出脫衣欲眠忽聞户外有曳履聲呼謹甫而至乃文廟也講

論極歡而罷謹甫成三問字也

敬卿無異叔父

世祖於鄭昌孫深加眷注嘗曰予之敬卿無異叔父如值進爵上必改容下御座曰此非君臣大義乃展私禮也仍宣諭在座群臣昌孫性不能酒座上為設醴必親嘗賜之至年深雖於趍拜或侖免拜上殿其尊禮敬重如此

親書事知第一四字

世祖寵待金國光擢拜兵曹參判專委戎政每稱如國光者真文武全才也親書事知第一四字以寵之

一日御便殿手匙御飯賜公食傾日角襯其面謂老宦安璐曰祖宗朝君臣相浔亦有如是者乎對曰歷事四朝未嘗見如今日者戊子元日會禮宴時舊制首相押班進爵而特命國光以左賛成進爵盖特恩也

授以御被

成宗朝俞好仁在玉堂成庙息顧特優學士無比每月夜從宦者数人遊慶會楼池中小舟僅受五六人獨命好仁從之有若唐玄宗之待謫仙也好仁以校理豹直上從小宦一人夜臨直廬好仁驚起命只着

紗帽而坐從容談論上見其衾獘露絮貢渠色退上
曰爾歷官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命宦者持御被來
因以覆之而還

孫舜孝製進事大表

成廟寵待孫舜孝甚至一日以大提學命召使製進
事大表文晚後舜孝始至露髮不飲酒氣滿面上曰
卿既醉恐不能作文招提學與之撰定舜孝固請結
撰且書副本上撤御硯與之舜孝須臾而就文不加
點筆無可刊上大喜即付承文院封裹以送仍命供
宴以樂之又呼韵賦詩命宮人彈琵琶而歌之極歡

令舜孝起舞舜孝醉倒上解藍錦段帕裡以覆之

袖柑墮地

成廟朝成希顏以弘文正字丁憂制闋謝恩上召至閤門外勞之令中官臂一鷹以賜曰爾有老母公退有暇可以郊獵助供滋味又入夜對賜酒果希顏袖柑橘十數枝因醉伏不省中官負出之袖柑墮散于地明日下柑橘一盤于玉堂教曰昨日希顏袖橘意欲遺親故賜之

賜杯讀書堂

成廟內府蓄水精杯一雙稀世絕宝華使鄭同見之

欲得其一上以祖宗舊物不許一日宣醞于銀臺出
圓杯使斟之諸臣到手輒傾不覺醉倒成俔性不飲
酒令吏點茶忽瀉熱湯中忽拆裂以方杯賜書堂下
教曰非欲使爾等沈湎用以示予珍重之意時姜渾
申用溉金馹孫在書堂謀壽其傳臺金而鏤銘曰清
不涅虛能受德其物思勿負每法醞至例訖宣杯一
巡即貯匣藏中宗朝又賜仙桃杯明宗朝又賜琥珀
杯沈守慶作謝箋曰與水精仙桃而並傳于成宗中
廟而益顯鄭惟吉寫此句於堂中
遣承旨問疾

中庙三十八年金安國病篤上遣承旨問疾政院以非三公遣承旨無故例為言上曰金安国雖非三公盡心国事其特遣承旨問之及卒悼惜之賜賻祭加等

尚震醉仆

明宗朝嘗幸後苑賜侍臣酒尚震素不能飲醉仆道左下教曰相臣在路傍過行未安命以帳障圍而後進輦

畫進陶山精舍

李滉退居禮安屢召不起上以招賢不至難為題命

近臣賦之又命礪城尉宋寅使畫所居陶山精舍又書滉所作陶山記及詩篇作屛風以進常置寢殿中

撰聖學十圖

宣廟朝李滉自先王朝屢召不至上盡誠招致擢置貳公滉感激知遇撰聖學十圖西銘考證手寫程子四勿箴以進上命皆繕寫爲屛置諸左右朝夕觀省不時召對從容講道及卒傷悼不已下教曰滉之片言隻字皆可傳後其令有司裒集刊行

大臣遭憂恤典

宣廟癸酉盧守愼拜相甲戌辭遞以玉堂劉子還仍

戊寅命賜其母食物辭遞又以政院玉堂及大臣所啓仍任及遭母喪歸葬時以日寒解所御貂裘賜之又賜雨具胡椒丸藥命內醫隨行承旨宣旨仍命一路護喪本道給役夫發引及虞祔遣承旨慰問癸未八月方在禫服中而命注書以備忘來宣曰卿大臣也雖在守制之中不可膠守常規卿其卜相以進以附廟下鄉命內醫隨行服闋翌日即拜左議政甲申承召入京亦遣承旨宣醞於漢江因與舡遊以觧湮鬱

思菴喜牛翁登朝

宣廟十三年以成渾為掌令諭召不宜又下教曰此人有病不可冒寒給馬轎上來及拜命命起坐曰欲見顏色勿為俯伏又以辭祿絕糧特賜米豆曰周之則受古人之道可勿辭朴淳聞渾承命入城喜語人曰吾王不亦為豪傑之主乎密啓結綢果竟能綢滑牛翁来渾號牛溪故云

賜物大臣母

宣祖朝洪暹以有九十偏母上賜札曰卿元老耆德為邦家柱石又有九十偏母特賜卿母米豆酒肉以示予意

肩轝入闕

仁祖元年命依宋朝文彥博古事李元翼五日一朝以肩轝入闕又使小宦挾上殿孝宗辛亥教曰鄭領府事太和久未相見深用缺然欲為相接聞其有脚疾須肩轝以入命除肅拜出入使內侍扶掖上殿顯宗九年賜金尚憲肩轝

禮賢

仁祖即位之初張顯光金長生朴知誠並即馹召命乘駕轎或別設司業以授之或擢置憲府之職且開講學廳使之訓廸世子祿俸之外廩人継粟其退也

小學諺解

中宗十八年命印小學諺解宣布中外先是筵臣金安国白上曰治道以孝悌為先而其教之之方莫切於小學且先王既撰三綱行實以教四方請加長幼朋友為五倫行實廣布中外至是命印布小學諺解使閭巷婦孺皆得以知之

勸鄉飲酒禮

中宗二十一年教八道觀察使曰承宣之任敷民彛敦禮俗使一道皆知孝悌之行長幼之序而近來任

此責者類以簿書爲意不究其本源敎化陵夷風俗頽靡可勝歎哉鄉飲酒禮尊高年尚有德習敬讓之風絶暴亂之萌卿其詳考禮文以時而行使知尊卑長幼以化民成俗

讀約

李珥與鄉人有志者議行鄉約以正獘習乃將吕氏舊法更爲叅酌增損節目要以宜於今俗而不背古制又定會集讀約法每間一月講約于書院設夫子四聖及周子二程朱子位於講堂至者皆再拜仍拜文憲公廟即崔冲祠在海州畢行禮見之儀於堂上

遂讀約文講論而罷又於野頭村畧倣朱子遺意設
社倉春秋斂取二分之息以救士民艱食者仍作約
束其條列視鄉約加詳以便庶民且有講信位次等
仪海俗初甚渝薄自是以後文風丕變禮俗成習雖
村里愚氓亦知感化或有棄妻數十年好合如初者
又有庶人老者衰服哀痛過常問之皆曰此李監
司之教也盖珥曾有惠政於本道故州人云然

旌孝烈

孝宗六年旌中外孝子烈女六十餘人間或贈職復
户以礪頽俗

子死父喪妻從夫死議

李頤命子死父喪妻從夫死旌閭議曰親喪而滅性夫沒而從死要之過中而非禮意官之疑於旌褒蓋慮其激勸而多傷人之生矣然諸大臣之議皆以爲亭勉其不及不可抑其過者誠合於扶衰敎硏頽俗之道臣無容別議

召吉再

定宗二年召前朝門下注書吉再授奉常博士再上書曰女無二夫臣無二主乞放歸田里以遂不事二姓之志上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復其家世宗朝贈

左司諫英宗朝謚忠節

享鄭圃隱

宣祖癸酉將以鄭夢周享崧陽書院有司以位版爵號事上稟上曰夢周高麗人也宜肯受本朝官爵雖有領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圃隱夢周別號也後又下教曰予嘗讀文山指南錄悲涼慷慨不忍終篇夫文山夷齊後一人而已爲萬世人臣之表準我國鄭夢周節義文章可與文山儷美其文集印出刊布中外英宗壬子致祭于高麗忠臣鄭夢周侖祭文稱公不稱名

善竹橋詩

英宗庚申駕行松都過善竹橋臨橋止金以示敬賢之意下御製詩及小識命竪碑建閣于橋傍又命大提學吳瑗記其碑陰其詩曰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

忠臣之像移摹於忠臣之宅

英宗辛未龍仁忠烈院儒改摹夣周畫像于京中掌苑署蓋以故忠臣成三問舊宅也因領府事金在魯所奏將致祭而以忠臣之像移摹於忠臣之宅事甚奇異特命故忠臣吳達濟玄孫承旨彥儒啣命賜祭

徐甄遯居詩

太宗十二年前朝掌令徐甄遯居衿川嘗作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大臣臺諫請鞫治上曰高麗之臣不忘其君乃其情也吾李氏豈能與天地無窮哉倘李氏之臣有如此者可嘉也其置勿問群臣固請上曰甄不北面我家追慕其君是亦夷齊之流何可罪之宣廟朝因筵臣許篈言致祭其墓贈大司憲

咸興差使

太祖晩年有豊沛之戀禪位世子幸北關不肯回鑾

朝廷每請奉還而不得請前後使者十輩皆不得還此所謂咸興差使也判承樞朴淳慷慨請行至咸興遥望行宮故以子馬繫于樹騎母馬而行馬回顧躑躅不能進及上謁淳上王布衣交也懽然道故欵待仍問曰繫子馬于樹何也對曰妨於行路故繫之則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至情也因涕泣嗚咽上王亦汪然感涕一日與淳局戲適有鼠啣子墮屋至死不相捨淳復推局伏地而泣上王戚然即諭回蹕之意淳辭啟上王曰亟行而已行在諸臣爭請殺之上王不許度已渡龍興江而授使者劒曰若已渡江則

勿追淳偶得暴疾尚在船中未離岸遂腰斬而還上
王大慟曰淳死何言使者對曰但北向行宮呼曰臣
死矣願毋改前音上王流涕曰淳少時良友也予不
食疇昔之言遂回鑾太宗問淳之死驚慟軫恤有加
命畫工畫其半身以著其宗

抗義新編

安邦俊編趙憲遺藁曰抗義新編因題後曰撮其中
請絶倭擧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行别爲一書
名之曰抗義新編既又抽得八事令畫手李澄寫以
爲圖置之卷首俾觀者目擊而思存雖愚夫愚婦亦

得以聳慕而興起焉老泉所謂像亦不為無助者此也

孝廟誦圃隱詩

寅平尉鄭齊賢嘗言孝宗大王每於月夜朗詠其先祖文忠公鄭夢周丹心歌輒悲凉慷慨擊節感涕曰白骨成塵魂有無而尚不改心千古安有此老精忠

不朝峴

英宗十六年駕幸松京過不朝峴問侍臣以命名之義對曰太祖設科本道時前朝大族五十餘家不肯赴舉故以為名敎曰末世君臣之義掃地盡矣今聞

不朝之名雖百世之下猶令人凜然如覩也遂親書不朝峴三字竪碑于其下

罷寺刹

世宗五年大司憲河演等上疏曰瞿曇棄君父辭爵位歷代酷信廣立精舍施土田納梵宇中外分屬田一萬一千一百餘結同胞赤子未免饑莩遊手緇流又何給田以優其養乎上是其議京外只留三十六寺餘悉罷之成宗二年教曰祖宗朝巫覡不得居城中近來禁令漸弛或有雜居者其亟出諸城外又禁都城中念佛所

拜佛

世祖嘗語徐居正曰人君於佛可拜否對曰昔宋太祖幸相國寺問當拜與否僧贊寧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笑而不拜然則人君不拜佛正也拜佛權也

不受僧施食

成宗十二年上幸陵仍拜影殿于奉化寺寺僧欲餽百官工曹判書魚世謙曰堂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国體何上曰任爾不食世謙與諸官獨不食

斥閻羅之說

彝尊録曰金叔滋甞教人云佛家所謂閻羅王者茍
有之殺人父母其暴已甚為子者所當決黄泉而求
報其讎不得則刻其像立諸庭出入射之以終其身
可也今世俗無知非徒不以為讎必盛其齋供而謟
之是何義也

毁淫祠

南致勤為慶尚兵使踰鳥嶺驛卒擁馬向山坡曰此
地自古有国祀神堂徃来使客商賈皆拜跪祈禱然
後乃行致勤直到祠前命悉撤毁祠宇撞碎彌勤又
命聚嶺底村家千手錘掘豬祠宇基趾為池澤頃刻

而畢遂行上營竟無病後巡列邑時凡非禮神祀及
路傍聚石叢祠掛紙錢懸馬鬣處一皆夷之無片石
淫祠之風遂變

聖痘遠巫祝

肅宗九年上患痘外間傳宮中將迎巫送神時明聖
大妃寢疾后弟金錫翼錫衍等請禁之大妃驚曰豈
有是耶遂召女官之掌宮中事者詰之仍教曰毋擅
作擾亂

禁僧徒入城

定宗元年禁僧徒出入城內舊例雖有此禁而僧徒

時時往來城闉每歲首三日則輒托以齋米差下限三日往來無禁至是并爲嚴禁自是僧徒不敢輒近城闉

五禮儀

世宗十二年命許稠等詳定禮儀採洪武舊制及東國儀禮纂五禮仪姜希孟序略曰我世宗大王命詳定諸祀序例及吉禮又命詳定五礼仪未及施用世祖大王依世宗朝所定名曰五禮仪附于经国大典礼典之末書未脫藁我殿下命諸臣撰定俾完斯事其要則吉凶軍賓嘉五者已而更歷数聖人揣摩之

功極其精密制作之盛當與周家儀禮一書並傳不朽也初世祖命申叔舟姜希孟更定之李恒福嘗言五禮儀規模節目廣大該洽曲盡旁通其於諸禮雖不知一一盡合五禮而至於凶禮必出倉卒若非五禮儀悤遽之間安得有所折衷哉況善處極多有非常情所到申文忠可謂魁傑異常也英宗二十年纘編成藝文提學李宗城爲增修堂上主之尹光紹爲郎廳

喪禮補編

英宗三十四年上以喪制復古之後與五禮儀所載

多有不同爰命諸臣纂輯名曰喪禮補編仍命刊行有

御製序

李廷龜請成昭代典則

史臣曰李廷龜考出宗錄彙爲一書之論甚好亦有許令施行之文而今其書不傳豈此事因循猶未之成歟抑書成而見佚於丙子之亂歟此旣不可攷而自後至今更無續請而卒成之者惜哉

鑄字

太宗三年敎曰爲治必須博觀典籍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板刻易刓且難盡刊天下之書予欲

鑄銅爲字隨書印之以廣其傳乃以古註詩傳左氏傳爲字本始鑄多至數十萬字名曰丁亥字有大提學權近所撰跋世宗二年以其字大而不正特命改鎔新鑄字樣極爲精緻名曰庚子字印者便之有大提學卞季良所撰跋十六年又命出經筵所藏孝順事順爲善陰隲論語等書爲字本比庚子字差大二十餘萬字字體最好又命世祖大王書綱目大字範鉛爲字以印綱目即今所謂思政殿訓義也有直提學金鑌所撰跋文宗二年改鑄庚子字命安平大君書之名曰壬申字世祖即位改鎔壬申字命姜希顔

書之名曰乙亥字十年欲印圓覺経命鄭蘭宗書之
名曰乙酉字成宗二年用王荊公歐陽公集字鑄之
名曰辛卯字又得中朝新板綱目字鑄之名曰癸丑
字命芸閣印之無書不印

命刊文集

宣祖十八年命刊布文天祥方孝孺鄭夢周文集命
盧守愼作序文又命刊行岳武穆精忠録命柳成龍
作序文

訂周易設廳

宣祖三十四年設纂集廳商訂周易句讀音釋命聚

中外儒臣釐正鄭逑洪可臣韓百謙三人以未出身與選時以爲榮天安郡守康復誠亦以校正事內遷召還又以安城郡守金長生差校正郎不赴

選東詩設廳

宣祖三十八年設纂集廳選東國詩文李廷龜時爲畿伯本廳啓李某不可不參雖外官常在都中請破格爲堂上從之

頒諸書

仁祖初三經及諺解心經近思錄給兩界小學因李廷龜啓廣布中外周禮賜廷臣顯宗朝北伯閔鼎重

啓請諸書下送遠方肅宗朝下貞觀政要于政院

校書館

趙翼曰本朝右文爲治京中置校書館天下之書次第印行而外方州郡刋刻諸書無處不有所以書籍流行布在世間士苟有願學之志者求而取之各得其所願如飲河者各充其腹士之生於是時者其於爲學豈不易哉

小學重刋

顯宗七年左議政洪命夏上劄子言元子今當講小學矣故相臣李恒福嘗以文成公李珥所爲小學集

註獻之付訓局印頒而舊本諺解與集註多有逕廷
請令禮曹問于儒臣依文成集註纂定諺解焉上命
議于大司憲宋浚吉浚吉如命更言於是使弘文館
釐正

大字九經

顯宗以眼患艱於省書令 玉堂寫進四書五經大其
字樣以便覽閱

濟州藏書

肅宗二十六年領議政徐文重啓曰濟州乃是兵火
所不及處公私書籍自古有藏置之規而中間廢閣

而不行者久矣即者濟州牧使報于本司以為海外書籍甚少請得大典無寃錄律文等冊云此則自當分付有冊板處使之印送而自今以後每於書冊印出時自校書館印送一件於濟州以為藏置之地似好矣上從之

木板鑄字之辨

李晬光類説曰鑄字印書創自本朝非中国所有也自変後以刻木為難多用活字而考校不審易致訛誤可恨聞祖宗朝凡書籍有誤者監印官輒杖之故绝無錯字且中朝冊板以梨棗雜木為之而我国則

惟用梓木故板子甚難刊布不廣乃我国之拙處也

劉玄子説東國冊子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重者且刻木精良無一不倣趙文敏惜為倭奴殘毀至圜闠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也因曰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云謹按玄子即劉黃裳字萬曆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拜贊畫主事出來

購綱目

象胥故事曰中廟朝譯官李和宗赴京時弘文館令

購来綱目而禁嚴不敢質諸書肆禮部宴日和宗呈文于大堂仍爲口陳列不道古今馬牛襟裾之說反覆論列言若懸河大堂大加称賞即題本許賀

大明會典辨誣

宣祖二十二年陪臣尹根壽回自京師帝賜大明會典一部會典即太祖高皇帝洪武間所纂典礼也其錄本朝派系處被誣誤錄本國自太宗三年陳奏辨誣特蒙許改而因循未獲刊正至是因重撰會典屢使臬籲快蒙鐫改將新刊會典一部順付尹根壽以来

羣書求来

仁祖二十六年禮曹啓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書甚有裨於儀文考閱請令户曹給價於節使之行從便貿来許之肅宗三十九年金昌集尹趾仁等回自燕京賫来全唐詩古文淵鑑佩文韻府等書景宗三年密昌君樴徐命均等賫来周易折中朱子全書等書英宗五年賫来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說彙纂音韻闡微等書正宗二年李溵徐浩修等購来圖書集成一部五千餘本

姜紹書韵石齋筆談曰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勅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鏤板精整且璽紙精潔如玉海邦緗帙詢足稱奇

朱彝尊文

朱彝尊吾妻鏡跋曰外國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記以及東國通鑑史畧諸書多可攷訂

古文孝経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経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惟鄭氏者世以爲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子玄之説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令儒者傳習爲五代以来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献別序孝経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令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爲謹按華人之稱東國者混稱羅麗周顯德中則當作高麗

清兵部尚書鍾音所纂浙江書目云朝鮮志二卷朝鮮蘇贊成所撰嘉靖間侍讀華察奉使時其國令贊成為此冊以獻備載國中山川古蹟風俗末有姚咨跋按嘉靖己亥華察之來續世讓為遠接使

中朝求觀東國文籍

肅宗四年勅使侍衛噶等求觀東國文籍賫去石洲權韠挹翠軒朴誾荷谷許篈玉峯白光勳蘭雪軒金誠立妻許氏圃隱鄭夢周等集及正氣歌桂苑筆耕史畧古文真寶及近代墨刻法帖東人科體表賦詩論十二篇又求各體文大字真草筆札製述官十四

貢能書人八貢製書以贈三十九年因勅肯札觀東國詩文令大提學抄出前後東人詩文删定印出以十五本二帙順付謝恩使臨昌君焜入送

華史中記東事

史官曰中國書籍之詮錄我東事者甚夥既異本國之所記載傳聞差爽處間或有之而其為東國文献之一助則審矣爰敢廣加搜剔同編於本國藝文考以備一説凡七十七種

方言觧九經

新羅薛聰以方言解九經又以俚語製吏札行於官

府公簿朴世釆曰我國經書口訣釋義中朝所未有始蔟於薛聰成於鄭圃隱權陽村至世祖朝分命諸臣著口訣而然猶人各有書紛紜穿鑿又至宣廟朝設局命官參互去取著定諺解遂爲一代之典可謂盛矣但其口訣似亦當以中朝所定句讀爲準而今乃務加割斷使口訣釋義混然相雜無所準則恐亦不得不再修者也又曰諺解又蓋多門至退溪李滉合成釋義猶未盡顯於世栗谷李珥乃就四書著諺解以便學者受讀盖時國家未及設局定著經書諺解故耳

青丘風雅

文忠公金宗直所著青丘風雅云東人詩其格律無慮三變自羅季至麗初專襲晚唐麗人中葉專學東坡迨其叔世益齋諸公稍變旧習裁以雅正其間識風教形美刺開闔抑揚深得性情之正可以頡頏於唐宋模範於世者亦不少金快軒台鉉崔倪山瀣趙石磵云仡各有選集石磵快軒畧雜惟倪山之編頗爲體

東方之文符

成俔曰金富軾之不華鄭知常之不揚李奎報之不

歛李仁老之不敷林春之不潤李齊賢之不藻鄭道傳之不檢世稱牧隱爲集大成詩文俱優爲東方之文符

文體

世宗始設集賢殿延文學之士河仲章長於對策疏章而不知詩柳太初天才夙成即其覽不博李伯高清穎蒼蔚惟朴仁叟爲集大成崔寧城精於四六李延城能爲科舉之文惟申高靈文章道德一代尊仰徐達城文章華美金永山雄放豪健姜晉山詩文典雅李陽城詩文俱美我伯成任氏得悅唐體金福

昌為文老健

金時習書

金時習與柳襄陽書畧曰僕生孩八月自能知書三歳能綴文作桃紅柳綠三春暮珠貫青針松葉露等句五歳讀中庸大學於修撰李季甸門許政丞稠以老字爲韵僕應聲曰老木開花心不老英廟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之指壁畫山水圖僕應聲曰小亭舟宅何人在傳旨待年長將大用賜物還家十三詣大司成金泮門下受詩書春秋既而英廟顯廟相繼賔天光廟之初故旧喬木盡爲鬼簿遂伴髠者遊山水今

聖上登極兾欲並仕旧知已没新知未慣孰知余之
素志故復放浪於山水間矣

思政殿訓義

世宗十七年上命尹淮權蹈偰循聚文臣四十餘人
於集賢殿撰通鑑資治訓義親加讎正或至夜分書
成賜名曰思政殿訓義初上留意於資治通鑑患箋
註未盡句讀不明據胡三省音註及源委集覽等書
删潤之又旁採他意以補之輒註本史全句或書句
字於句下以便口讀謂淮曰近日看得此書頗覺讀
書有益聰明日增眠睡頓減也

治平要覽

世宗二十七年上謂鄭麟趾曰凡欲爲治必觀前代治亂之跡自周以降代各有史然編簡浩穰未易遍考大抵人之於學博覽爲難況於人君幾政之暇其能博觀乎卿其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爲勸懲者撰次成書以爲後世子孫永鑑吾東方興廢存亡幷令編次於是聚文學之士數十人于集賢殿分科責成命世祖鑑之書成賜名治平要覽

歷代兵要

端宗二年歷代兵要成初世宗使鄭麟趾兪孝通李

石亨等蒐輯歷代攻戰事蹟始自黃帝迄于國朝附以先儒之論首陽大君揔事至是書成上之命武舉并試兵要

諸書類聚

世祖十一年又命申叔舟等十二人各寧郎廳一人撰諸書類聚凡十二門曰易曰天文曰地理曰醫曰卜筮曰詩文曰書法曰律呂曰農桑曰畜牧曰譯語曰等法

東國通鑑

睿宗十五年東國通鑑成先是世宗嘗命輯東國歷

代事宗附以東儒之論爲東國通鑑未就上命大提學徐居正等續成之至是進獻上覽而善之曰可垂萬世也然權近之論有不然者何爲採入也居正對曰司馬遷之論班固非之司馬光之論後人亦非之金富軾之論權近亦非之史論固不可盡一也上以爲然賞賜堂郎有差

春秋類聚

宣祖三十四年下教于政院曰亂前欲以春秋例綱目之制以左傳爲目以胡傳爲纉明方繕寫一二卷而遭亂中輟予每恨之今可依前式寫出以訖予志

但其卷帙頗多必多書寫人然後可以速完又必使
邃於春秋者彙分類聚詳加證正俾無差謬
經旨兩存之
宣祖嘗於經筵與柳希春論經書吐釋希春奏曰東
方自古未有咀嚼經訓沉潛反復乎朱子文語如李
滉者也臣謫居時用十年之功研窮四書有所論及
見李滉之說相合者十七八滉之經說甚為精密雖
或千慮之一失然不害其為得處之多也又李珥有
大學吐釋臣曾與珥在玉堂說及大學語契合以此
今亦將取來大槩臣立朝之日欲博聞廣取俟退休

閑暇斟酌從長成書輒當送献但折衷甚難上曰若到兩說俱不可廢處可兩存之朱子於或說亦兩存之此可法也

獻芹錄

柳希春謂人君之學尤貴知要小學近思錄四子乃聖學之總會而帝王之規繩但其間先賢之言多引而不發故希春稽考衆說參以已意凡可以發明羽翼者一一纂入爲六書附註二卷拜劄以献歷代名賢奏議撮其最切於君道者爲一篇曰献芹錄

東人詩集之盛

天将楊徃理鎬要見東人詩集覧前朝人詩選以為文氣太弱不好云又朱天使之蕃見崔慶昌白光勲詩集歎賞曰當敀梓江南以誇貴邦文物之盛云

歌曲

明庙朝折御苑黄菊賜玉堂官命撰進歌詞倉卒不能就時宋纯以宰樞直總府乃借製以進上覧之歎喜問誰作此者玉堂官不敢隐以寔對乃大加賞賜其詞至今傳于樂府云我國歌詞雜以方言故不能與中朝樂府比如近世宋纯鄭澈所作最善而不過膾炙口頭而止長歌則感君恩翰林别曲漁父詞最

久而近世退溪南冥歌宋純俛仰亭歌白光弘關西別曲鄭澈關東別曲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將進酒詞盛行於世他如水月亭歌歷代歌關山別曲古離別曲南征歌之類甚多

前朝秘史

李晬光曰余爲内翰因曝曬得閱史庫諸書前朝特秘史積在者甚多有海東金鏡錄一卷乃李齊賢等所撰未克成書者而紀年頗有可觀又鄭摠李詹等所爲史稿即家藏史草也書事詳悉天災時政直斥無隱卷首又直書姓名其事近古可喜云

壬辰後修史議

宣祖二十五年倭亂去邠時一史官焚史草逃去故卽位以後時政記蕩然無存二十年間嘉言善政無憑可書仁祖朝令大提學李植洗補始克成編李恒福啓曰得失行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自古國家所以重史官以記一時之得失以待萬世之是非故國可亡史不可闕雖在搶攘顚沛之日尤謹於載筆之事近日就考館上日記則壬辰一年全然不記癸甲乙三年闕錄者多至十朔而其時史官姓名亦無載錄之處憑考追修其道無由至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四年之史一年之內闕而不修者多者八九朔小不
下四五朔今若因循放過則朝鮮終為無史之國而
後之論者於今日得失成敗之迹徵之無據事之寒
心無大於此而事係秘閣非外人所得以知者故悠
悠九年尚不為朝廷一大舉措是亦恠事今欲釐正
茫然散漫未易就緖若又悠久則其勢將至於湮沒
而無傳壬辰一年左右史不備或以叅上兼春秋人
員權行史官之事其時秉筆人員一一查考督令追
修癸甲乙三年間史官姓名職次日月先後令吏書
查出或考他可考文字本員雖在外任或閑散衰疚

之中并令追修丙申以下四年間史官姓名憑考有據一一查出刻期追修何如

仁祖朝改修宣祖實錄

仁祖元年命改修宣祖實錄初李恒福李廷龜等撰定宣祖實錄及李爾瞻用事以李山海爲摠裁盡刋初稿改撰實錄顚倒是非故有是命

時政記

肅宗二年兵曹判書金錫胄筵啓史官時政記甚爲草草修史之時無所考據各司草記則皆載於政院日記而啓目幺事則無載錄之處今後則使六曹及

他司有兼春秋者其日大段公事可爲後考者一一抄錄月修送于政院備邊司則文郎廳義禁府則當直都事次知亦如六曹兼春秋之爲則似爲着実矣許積曰令翰林亦於緊關公事啓下之日抄錄置之與六曹兼春秋月終所呈文書考準則似無遺失之弊矣從之

史庫

李睟光曰我朝宗錄平時内則春秋館外則忠州星州全州等處分藏而壬辰兵變後惟全州肯獲免移置於江華至癸卯年設局印出累件分藏于江華及

妙香山太白山五臺山其慮患之意益深遠矣

赴京却僧道於班序

隆慶三年宣祖二年柳成龍以聖節使書狀官赴京師將入班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列成龍謂序班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僧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引却二流置後廷中動色初赴京使臣於禮部有見堂禮鴻臚則無之隆慶初始重其任以文官爲鴻臚卿禮應相見而使臣只依旧例鴻臚怒貶使臣班令序於僧道雜流之下己巳朴承任呈礼部論辨立班如初光海庚戌鄭徑世至京師譯官購得大明

集禮與序班爭辨禮部一依集禮位于文武班之東後遂為例

陪臣許入正門

宣祖五年遣右議政朴淳如京師賀登極故事外國進奏者率令由挾門入淳爭之曰陪臣出入既聞命矣若表文則奏御至尊豈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為定例留舘日禮部問開市對曰寡君無所貿貨開市何為華人稱服

詔使到境變禮

尹斗壽曰常時詔使之來本國例有留詔節次殿下

親於天使前懇留教丁卯許魏天使須詔而來行到
嘉山聞明廟不意薨逝即於路上草出留詔一節以
今上方在權署之中令大臣率羣臣請留爲變礼也
萬曆元年韓陳天使之來本國初不詳權署時變礼
之由一以丁卯年留詔儀節爲儀注送之韓陳亦不
知源委因襲變礼而行之極爲未安後日礼官不可
不知

親年七十不赴使

旧例赴京使臣有父母年踰七十者則曾有陳疏乞
免之規後有金誠一差書狀官其父璡年已七十八

矣誠一欲援例陳免馳書稟告于其父則父答曰我雖年老今幸無疾病汝旣委質義不得顧私無以我爲念須速赴君命也誠一遂不敢辭人以爲難

黃髯宰相

永樂十八年右議政李原奉使如京師姿相魁偉魏然萬人中成祖皇帝見而奇之曰黃髯宰相後須復来

武臣奉使

世祖朝幸温陽聞憲宗皇帝登極將遣賀使三公例爲正使時京師路梗難其人申叔舟進曰韓明澮出

使具致寬年老臣請行具致寬曰叔舟首相臣在下
當行上特以黃守身為正使奉石柱為副使守身啓
曰臣既非文臣石柱亦武人請得一文官為价於是
以西河君任元濬為副使即日拜辭夕至栗峰驛夜
半中使急傳上命曰任元濬予方任使不可遠行以
金禮蒙代之旧例赴京使臣中葉以前或以武臣差
遣以文獻所及處言之世宗丁卯庚午成勝連為副
使成宗甲辰光原君金伯謙為賀正使丙午右尹李
季仝為賀正使丁未卞宗仁為陳慰使中宗初同中
樞趙覽範為聖節使辛未同中樞李允儉為賀正使

己卯兵曹叅判朴奕為聖節使乙酉清溪君鄭允謙
為聖節使庚寅同中樞吳世翰為賀正使甲午同中
樞李享順為謝恩使明宗丙午同中樞張世豪為聖
節使乙酉兵使李思曾為聖節使此外無聞大臣不
入此中按魚得江文有曺潤孫再聘幽燕之句似在
中廟朝而年條未詳

獻建州捷

世祖十二年以皇命遣魚有沼等擊破建州衛遣魚
世謙等献捷于京師到遼東三大人為之設宴世謙
揖而不跪御史云何不跪歟世謙對曰我奉國命来

朝京師諸大人特設宴慰我〻安得馳歎御史不能難

賀正官

成宗三年遣成任賀正于京師其弟俔以藝文館修撰拜賀正官隨行人以為榮燕山特李昌臣以正使赴京其子顒以檢詳拜賀正官隨行中宗癸巳任樞以冬至正使赴京其子虎臣以說書拜賀正官隨行一代名流贈詩以鳳將雛比之

德宗追崇奏請

成宗六年遣左議政金礩于京師請追崇所生父母

帝降勅曰得奏王所生父諱先封世子早逝及所生
母韓氏見在俱未有名號雖爲人後者義不可顧私
親然顯揚之義自不能已等因具悉王之孝忱玆特
封故世子諱爲朝鮮國王謚懷簡封韓氏爲懷簡王
妃以遂王顯親之志

使臣遊觀出入

明宗丁未因謝恩使宋純呈文禮部聽附近所在同
書狀官及從人二三名遊觀出入金安國送人赴京
序曰余旧嘗忝參上朝時見從行者出入無禁或質
礼叩疑於先覺或貿訪書籍於市肆或縱觀皇都文

物之盛而以廣其見聞或薫炙中華道義之風而以資其學習益知皇朝懷綏之無間有異他邦似聞近歳以来使于上國者峻禁出入有若拘囚然與女真蠻獠獞乎無異豈我國之使愆礼失检違犯儀導而然歟或者掌故者未察歴朝恩遇之至意而偶見於一時之見歟若使是令久行而不復于旧則愚恐東國之士自昧而耳塗無復望於薫風進德霑皇化而革僻陋也後安國奉使朝京多購性理諸書及古今表選曰我國事大表牋為重而儒士不務學每當製述多窘故表選并購云

迎恩門

中宗三十四年慕華館前路上旧有紅箭門嘉靖十五年相臣金安老以爲迎送王人事體欠敬改立抓柱一間門扁曰延詔至是天使薛廷寵謂延有詔勅賞但名延詔似偏寫揭迎恩門未知薛額毁於何時而今則以朱之蕃所寫字揭額

梅燕畵

中宗朝蘇世讓文曰翰林院侍講華察嘗奉使東來其後椎判尹㨶朝京師及還仍進侍講所𦈢梅燕畵簇各一軸自上下于政院命爲歌詩記其顚末而進

之盖梅開先百花清高之樹也燕春来秋去有信之禽也願得如燕之去来以仰望我聖朝之清光也云

西伯迎勑

旧例平安道觀察使迎送華使于安州仁祖元年依龔用卿使朝鮮録迎送于義州義順館

東使儐待

嘉靖間趙彦秀以聖節使赴京師礼部尚書邀致私第曰人臣義無私交愛君德容越礼相見因贈以四書口訣鄭惟吾以謝恩使到北京日本使臣亦同寓於所居之館欲與我國使臣序班次及入朝廷不使

之同日焉

華使之賢

隆慶元年明宗二十二年帝遣翰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頒登極詔乃賜綵幣行到嘉山聞有國恤舍演謂譯官曰前所未有之事吾等適值殊爲不幸仍問國王有子乎對曰世子夭歿無他嗣矣又問首相何如人對曰李浚慶賢相也國人信之兩使曰無虞矣即使舍人俞深托以問喪禮賫題本先入都察欲偵探也及至都上以權知國事具世子冕服出迎于慕華館終始無違禮兩使注目歎曰這等

少年動遵礼節東國之福也使行事外以白侑圍領別行吊礼自國朝以来華使之賢以許魏爲最云

皇朝遣太監封王

許筠曰皇上立極皇長子誕辰須詔于本國用翰林科道有故則或郎署行人吊祭亦用行人本國封王封世子則用内官内官奉詔是大恩典中國親藩之封亦不許而我國獨得之云我國入朝宦者乞於帝前而奉詔東来因爲定規本國宦者金英選入中朝爲司礼監太監有寵於憲宗不肯奉使本國曰吾世敢抗礼於吾國王乎

天使一代名人

中國奉使于我者自倪文僖謙陳緝熙鑑董圭峯越唐紫陽皋俱以一代名人不得入閣故翰林當使者最避之丁卯穆宗登極當頒詔丁侍講士美范屏麓應期連爲辭避時許檢討國請行竣事而返後丁至侍郎而早歿范栖遲省署晚爲南祭酒又忤當路而去許公己酉入閣官至少傅吏部尚書年七十而卒

李瀷曰上國之使在東者必妙選髦士爲從事凡唱酬爲文輒裒成皇華集以張大之一時操觚之類無不揚眉吐氣冀幸其執鞭而此路之斷亦百有餘年

矣





